

山间树(外一篇)

胡竹峰

贤者之谦

姚秦川

浇书与摊饭

■ 包光潜

读钱谦益的《赠星士》，被首句中的“浇书摊饭”踢倒，难免脸红。好在网络发达，百度即可。要是放在从前，可要翻检一大堆资料了，说不定还有可能与之擦肩而过。我一边浏览网页，一边窃笑，为古代文人的造词感到由衷地钦佩。

放翁先生在《春晚村居杂赋绝句》之五中写道：“浇书满挹浮蛆瓮，摊饭横眠梦蝶床。”诗下自注：“东坡先生谓晨饮为浇书。”其实东坡以晨饮为浇书，乃独家之爱好。浇者，乃洒酒于地，以示祭奠。由此引申出去，便有了犒劳之义。浇书自然是利用洒水来犒劳自己因读书而导致的辛苦。因此，东坡所谓晨饮，实为浇书之一种，午饮或晚饮又未尝不可，只是因人习惯而异。对于我来讲，我是赞同东坡先生的看法，但我不饮酒，以品茗为乐，晨为甚。我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首善之事，便是烧水泡茶，不问其他，唯晨饮为快。有时候，伴以古琴曲，别有一番韵味萦绕心头，仿佛身体所有的窍门都被它们打通，处于松弛舒张状态，必然产生愉悦的心情。如果此刻有人约我出去走一走，那是万万不得的；如果急事缠身，非出去不可，我也要急中饱饮两口，方才离去。长此以往，晨饮便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在外时，虽有诸多不便，我仍然坚持晨饮，实在限于条件不得饮，浑身便不自在。所以，我对文人嗜酒，甚表理解。而晨之饮酒者，当属少数，大抵是诗人性情所为，不提倡，亦该尊重。

至于摊饭，古人谓之午睡，却也诙

天气微凉，尖峰岭上的芒草花穗，与光同尘，阳光洒下，树林光线淳沉，光也洁净，是绿光，打在眼眸，忽明忽暗。

山中多树，和人一样，一棵树有一棵树的性情。

桫椤，隶属蕨类，冰川前期植物，又称树蕨。友人指着坡下一棵桫椤说，当年恐龙吃过它的叶子。

通天树，其树本名盘壳栎，躯干高大，冲天而起，故得名通天。树有十几层楼高，胸径近丈，枝繁叶茂。树心空洞，贯通树顶，藏身进去，抬头可见拳头大小一片蓝天。晴天里，阳光斑斓，忽明忽暗，像直达天庭的神秘通道。

盘壳栎寿命长而生长慢，人生不必求快。急于求成，怕是难成，成也不成，自然天成，方有大成。

有榕树依附在别的大树上，生出网状根须将其紧紧包围，是为“绞杀”。那树根须向下，伸入地底，一天天变得粗大，从此一日日一年年抱紧，多则百年，少则几十年，将依附的大树逐渐绞杀至死。

山中多灌木，与榕树相比，矮小微不足道，但它们终年常青。台风过来，倒下的总是大树，灌木安好无事。偶有大树倒下，砸倒一片灌木，不出几年，受伤的小树又能复活。

尖峰岭中树木繁多，不材之木，也能成材。庄子朋友惠子有棵樗树，树干木瘤盘结，不合于绳墨；枝干弯曲波折，不合于规矩。生在道路边，木匠视而不

见。树虽大却是不材之木。庄子以为这样的树是吉祥树，生在无何有之乡，生在广漠无边的旷野，可以在树下悠闲徘徊，更能逍遥自在安寝躺卧。无所可用，却也无所可伤，远离了刀剪，远离了斧削。

走过了尖峰岭，走着走着，我也变成了树，是黄杨，满身阳光雨露的味道，满身土山林的味道，满身日月星辰的味道……

一只斑鸠在头顶上鸣叫。先是一声，跟着两三声，引得众鸟相和，或悠长或急促，此起彼伏。这是南国的鸟，雨林的鸟，一时不禁有些乡愁。山气越发清幽，人声轻下来，脚步也慢了。青苔无言，一只虫子跳起，隐入草丛。

◎遍地草药

五指山旁山多，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大山小山植被茂密，遍地草药。有黎人通晓药性，上山采药，治病救人。

天地育人，令人生令人死，让人活让人病。活有五谷疗饥，病有百草治病。古书上说，有人望见光亮，知道名剑所在；有人看见宝气，知道明珠所在。楚昭王坐船渡江，与一物相撞，那物浑圆通红，身大如斗，左右无人识得。孔子说先前到郑国时，在陈之野听童谣：“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说那就是萍实，剖开可食，只有霸主才有缘得到。齐国朝堂飞来独角鸟，展翅而跳，众人茫然。齐侯也派使者到

鲁国问孔子，才知道那鸟叫商羊。夫子说曾见儿童单脚着地跳唱：“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他告诉使者，应当修堤造渠，以防火灾。果然天降大雨。

先贤多能，有人明辨字义，有人相马相牛，有人分辨宝物，有人擅观天象，还有人装了一肚子异境奇物、琐闻杂事、地理知识、人物传说。

孔子要人多识鸟兽草木。少时，他生活乡野十多年，认得一些花鸟鱼虫。有论者以为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熟识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可以渐跻于化境。化境不论，自从神农氏品尝草木，辨其寒温甘苦之性，从此草药作为医药，救死扶伤，多少人赖以延年益寿。古人方才赞叹一句：医者仁心。对人友善、相亲是为仁。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

随黎族人上山采药，有药医胃病，有药治寒凉，有药通经络，有药化淤血，有药是发物，有药是敛物。读过几本草药书，有一次跌打扭伤，去邻家采梔子捣碎，和蛋清面粉混合做成黏黏的饼块，敷在伤处，不过一夜，活血消肿，连敷几天，蹦跳如初。有年夏天遇恶疾，后背手臂生了疔疮，鲜艳夺目如红桃，硬块难消，疼痛难忍，取芙蓉根捣烂敷上，次日化脓消肿。

故家屋前屋后，遍地车前子、石韦、金银花、金钱草、白茅根、石菖蒲、凌霄、鸡冠花、麦冬、菊花、紫苏，它们像我的兄弟姐妹。

雨林走了半日，见到几味黎药：接骨

藤、乌山草、牛大力、常山、血叶兰、益智仁、砂仁、巴戟天、四方草、桃金娘、三角枫叶。它们救死扶伤，它们暖老温贫，它们是菩提，它们是尊者。

◎呀诺达雨林

他们说“呀诺达”是海南话，意思为一、二、三。

入得雨林，一路徐行，一二三，入了绿境。

绿

绿绿

绿绿绿

大片满满的绿意，顺着眼耳鼻口舌弥漫进身心灵府，胸襟鼓荡自然之气，一抬手一挥袖一回眸皆萦绕有绿，风似乎都是绿的。舍不得快步，撩开藤蔓、野草，跨过树枝，在婆娑的绿中缓缓而行。

故家乡野常见的茅草涉水渡海来到此地，格外翠绿。时令虽是霜降，秋气隐隐，仿佛被封住了。四周春气和暖，日光晴朗有新柳浮萍的颜色，几只鸟在歌唱，细尾蒙跳来跳去，一时机敏，跳高跳低，一时憨实，静卧如猫。

榕树、桄榔、莆葵、海芋……在湿润的空气中饱吸地脉馨香。山野铺展秀绿，高高天上屯聚着一团团白云。呀诺达，万物至此都灭其明光，只见它温润的绿而不明其他。喜欢呀诺达弥漫的绿光，宝气如神。曲折的山中小路，掩映在绿中，花草树木与水流在眼眸之间，人心随风而摇。

诗路花语

土港岛上的浪花(外一首)

■ 谭科琦

晌午

红树林里，有一嫂子在挖泥丁
是她的孙子，从岛外回来
她想把土港岛的关怀
落实到深切的肉身

土港岛上的事物，比如
土港岛的土，土港岛的人
都带有海的维度。我的想象
是土港岛上的一朵浪花

◎盐井角上的女人

日出月落，或日落月出
盐井角荡漾日月的秋千
颠簸大海的涟漪

盐井角上的女人
是大海生长的波涛
比鱼、虾、蟹还生猛，比
石头、船只、海鸥还更壮观

我用拇指与食指切割画面
瞳孔里流动着
时间的变体与诗意的变幻

一位穿浅红色的少女，在黑石头上
翻起筋斗。艺术的脚步
直指苍穹，锋芒四射

还有那位中年妇女，一袭黑裙
展示风华的凝视
那只托起夕阳的手掌
罗盘似的稳健
佛一般的虔诚

傍晚时分
盐井角上的女人，把自己
装成夕阳里的云霞

苦夏来信

■ 李月祎

总疑心故乡该是烈火 灼伤草芥
钟声来临之前 思绪任性飞扬
春日从啼鸟的翅膀上滑落
告别轻拂的风
月亮的每一次振动
都曾与你的指尖共鸣

我在落灰的光阴里走走停停
是你淋湿窗台的雨
没来得及按响的门铃
埋藏在泥土里春天的脉络
和黑白底片放映着寂静的昨夜
风扑灭黄昏
衔来一枚飞鸽

列车停在一本书集的序章
我在新叶中落笔
青苔作了灵魂的隐喻
若以诗写你
开头的故事便没有了结尾
世界都在下落 你捡起零碎的我
亲爱的 我出不了长夏
你带一场大雪走吧

不必害怕刹那还是永恒
暴风雪过后
蝴蝶会重新集结

炊烟起

■ 何清阳

家的方向传来木柴的声音
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诗篇
我拾起一根枯枝，作笔
在白雪的卷页上
书写我对这季节的敬意

冬天，你不是季节的终结
你是时间深处的启示录
在你的霜雪中
我看到了生命的气息
在你的长夜里
我听到了春天的足音



食话琼崖

味蕾的乡情

■ 王子威

我们离烟熏火燎、赤手朵颐的蒙昧时代已足够邈远，邂逅到了无痕迹，但有些美食至今仍离不开木炭和火烤组合的精妙演绎，比如我家临高的烤乳猪。

沿着时光的上游回溯，烤乳猪的火光最早映照在周朝先人们的脸庞。西周时，烤乳猪已被列为“八珍”之首，被称为“炮豚”。关于烤乳猪，南北朝时期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有一段令人垂涎的描述：“色同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凡常也。”孔府菜中的名吃“叉烧”，其中之一便是烤乳猪。孔子与《礼记》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孔门弟子将烤乳猪作为“食之要膳”，代代相传。而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崇羊弃猪的饮食习惯延宕不辍，直至明清猪肉才重回肉食的主流地位。

到了清代，烤乳猪名正言顺地跻身宫廷盛宴“满汉全席”的餐桌，与天南地北的佳肴名馔同时亮相，一争高下，供清朝帝王和达官显贵们大快朵颐，一时风行大江南北。清代袁枚所撰的《随园食谱》里称之为“烧小猪”。后来，因地域、饮食习惯等原因，各地渐渐式微，难得一见，仅在粤菜中一直保存和流传至今，在广东、广西、海南三地盛行不衰。琼粤两省地理相近，饮食同源，烤乳猪能在临高落地生根，广受追捧，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一道美食的诞生，无外乎食材和烹饪技艺。临高乳猪是独特的猪

种，主要产于临高的东江、南宝、和舍、多文等乡镇，农户用红薯叶、地瓜与米糠喂养，且全放养，保留动物的野性。乳猪躯体小，背腰直，长膘快，肉质细嫩结实，瘦肉多，为食客所称道，因此名闻遐迩，远销海内外。

烤乳猪一般会选择体重十公斤左右的乳猪。乳猪经过洗净、涂料后，被架在炭火上烤……当烹饪师傅转动着乳猪，猪油“滴滴答答”往下落时，空气中的丝丝肉香会轻易掳获和攻陷你的鼻子和心理，这香味贾思勰闻过，苏东坡闻过，袁枚闻过，鲁迅闻过，汪曾祺闻过，这香气穿越长长的时光隧道而经久不散，而今又在南岛大地轻飘着，弥漫着，氤氲着……

美食的烹制过程类似于凤凰涅槃，在痛苦中裂变，在裂变中升华，升华出色泽大红、油光明亮的“海南十大名菜”之一的临高烤乳猪！

好了，现在一盘刚刚斩件装盘的烤乳猪端到你面前了，当你嘴里咬一口酥皮，“咔嚓咔嚓”声响起时，味蕾遭遇旷世的艳遇和狂欢，想想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人坐在不同的时空格子里，嘴里发出的声音却是一样的，咬猪肉的口型和表情也惊人地相似，此刻，古人和今人无异，时空在这里是没有障碍和界限的，它意味深长、讳莫如深地重叠和交缠。此时，今人也算是以美食的方式与中华饮食文化来一次深情的回眸和深度的沟通，咂嘴品味间，不经意地接通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神秘天线。

身披“黄金甲”的烤乳猪，金光灿灿，喜气洋洋，被人们称作“金猪”，开工、开业、新房落成的喜宴及婚嫁宴席上均必不可少，因为它是鸿运当头的象征。烤乳猪也是千百年来海南人祭祖的祭品之一，家家户户必备的应节之物。用乳猪祭完先人后，亲戚们可聚餐大吃一顿。

很多临高人的一天是从吃乳猪开始的。一份或烤或蒸的乳猪，搭配一碗米饭，一杯米酒，是临高式的轻奢早餐和款客方式了。临高县城的大小街巷布满了烤乳猪店，烤乳猪成为当地人和外来者饮食消费的主要选择。在省会海口，也随处可见临高烤乳猪的招牌和饮食店……一块热气腾腾的烤猪肉块嚼在口中，芬香满盈，酥软可口，不管尘世有多少烦忧和不悦，美食是最好的抚慰和寄托，瞬间可以消除和抵消一些块垒和郁闷。

久居椰城，我有一段时日没吃临高烤乳猪了。九月一个周末晚上，朋友约我去海垦路上的一家临高烤乳猪店吃饭。是时，夜幕初降，华灯乍上。店里三三两两的客人围坐桌旁，把盏言欢，共叙人生，时光在这里放缓了脚步，变得沉静，散淡而温馨。当服务员端上一份烤乳猪时，一股久违的浓香扑鼻而来。我举箸细尝，但不知吃的是肉，还是张鹰嘴式的乡情……

放下筷子，我会在乡愁的美好体验中沉醉一阵子，不知今夕何夕，此身何处！

海天羽

浇书与摊饭

■ 包光潜

读钱谦益的《赠星士》，被首句中的“浇书摊饭”踢倒，难免脸红。好在网络发达，百度即可。要是放在从前，可要翻检一大堆资料了，说不定还有可能与之擦肩而过。我一边浏览网页，一边窃笑，为古代文人的造词感到由衷地钦佩。

放翁先生在《春晚村居杂赋绝句》之五中写道：“浇书满挹浮蛆瓮，摊饭横眠梦蝶床。”诗下自注：“东坡先生谓晨饮为浇书。”其实东坡以晨饮为浇书，乃独家之爱好。浇者，乃洒酒于地，以示祭奠。由此引申出去，便有了犒劳之义。浇书自然是利用洒水来犒劳自己因读书而导致的辛苦。因此，东坡所谓晨饮，实为浇书之一种，午饮或晚饮又未尝不可，只是因人习惯而异。对于我来讲，我是赞同东坡先生的看法，但我不饮酒，以品茗为乐，晨为甚。我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首善之事，便是烧水泡茶，不问其他，唯晨饮为快。有时候，伴以古琴曲，别有一番韵味萦绕心头，仿佛身体所有的窍门都被它们打通，处于松弛舒张状态，必然产生愉悦的心情。如果此刻有人约我出去走一走，那是万万不得的；如果急事缠身，非出去不可，我也要急中饱饮两口，方才离去。长此以往，晨饮便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在外时，虽有诸多不便，我仍然坚持晨饮，实在限于条件不得饮，浑身便不自在。所以，我对文人嗜酒，甚表理解。而晨之饮酒者，当属少数，大抵是诗人性情所为，不提倡，亦该尊重。

至于摊饭，古人谓之午睡，却也诙

谐，甚或滑稽。譬如清代黄景仁在《午窗偶成》中写道：“门馆昼闲摊饭起，架头随意检书看。”那种懒散的样子，惬意的感受，跃然眼前，令人啧啧称羡。这大约是众多文人所追求的优游的生活——随心所欲，散淡淡淡，风风雅雅，却不担当什么风险和责任。当然，这种摊饭（包括浇书）的境界是不适合有使命感的文人的。使命感强烈的文人，总是风风火火，一刻也不消停，喝茶也是泼泼洒洒的；如果真的累了，想午睡一会儿，也是功利性极强的。我无意于贬低这类文人，甚至表示由衷地钦佩，但我心里还是极其羡慕摊饭的主儿。这大约是缺什么想什么了，因为我活了50多年，几乎没有午睡的习惯，就连风雅的摊饭也与我无缘。我每天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感觉精力充沛，多睡了也是白搭，与其摊饭，不如换一种适合我的享受，譬如利用别人午休或摊饭的时间到三台山或西城漫漫步，看看山，玩玩水，也是十分快意的。

不过，摊饭不仅仅为文人所独有。至少我对摊饭的理解，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是暴食后，肚皮胀，躺下来，以期减缓饭食对肠胃的压迫感。我有一位小学同学，因饿得慌，曾跟别人打赌，说自己一餐能吃半脸盆的饭菜。虽然赢了，却不能立，更不能行，躺在门板上，哼唧唧唧地折腾了一天一夜，结果落了一个自戕未遂的笑话。不知怎么，这会儿我忽然想起钱谦益的两句诗：“宿醒已过一千日，小驻还须五百年。”